



二龍濟

韓 彤 編 劇 張 音 配 曲

東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二

龍

灣

(二幕歌劇)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韓張 彭編 音配曲
藏 书 章

東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二 龍 灣

編號 3273

編劇者：	韓	彤
配曲者：	張	音
出版者：	東北人民出版社	
	(瀋陽市馬路灣)	
發行者：	新華書店東北總分店	
	(瀋陽市馬路灣)	
印刷者：	新華印刷廠	

1—5,000 (張)

一九五一年七月初版

二 龍 灣 (三幕歌劇)

韓 彤 編劇
張 音 配曲

地點：遼西某縣遼河附近。

時間：從春季修堤到防汛搶險。

人物：

李福田——黨員，村幹（生產委員兼修堤小隊長——汛期改為搶險小隊長）。二十六歲。膀大腰圓高身材，吃苦耐勞，水量好，辦事灑脫，勇敢、沉着。

小 英——李妹，十六歲。活潑。

李 母——五十四歲。樸實善良，但迷信龍王，還偏袒親戚——買家。

賈萬金——李之舅父。五十六歲。迷信龍王朝有靈，二龍灣有風水。狹隘，保守，自私，不顧大局。遇事只看到眼前一尺，忘了身後一丈。又有寧折不彎的倔脾氣，常常一僵到底，不撞南牆不回頭。

蓮 姐——賈女，十八歲。黑髮大眼瓜子臉，熱情，正義，心靈手巧人品好，性情好，工作更好。是李之表妹，也是戀人。剝地、修堤中的積極分子。

楊大山——三十歲。修堤中的積極分子。心直口快，三句話不來火來了。

老關頭——六十歲。一輩子住在河邊，受盡了水害。現在熱情的修堤保家園，總是不服老。

張區長——負責領導，監修這個壩段，區防汛指揮部負責人。工作有辦法，有魄力，不辭勞苦，為羣衆長遠利益着想，深得大家擁護。

羣 衆——男女民工越多越好。

第一幕

時間：端午節早晨。

景：屯東頭賈家。右面三間土平房——台上只能看到中間房門和裏屋窗戶（上扇『盤陽』花格，下扇中間裝有玻璃），開窗時可見到屋裏樹的大『葫蘆』（即紙花籃）。屋簷、窗框上插着蒲草、艾蒿等。窗前有醬缸、鷄窩等。

右手磨盤旁邊放着幾棵橈子和椽子——預備在這裏蓋小下屋。磨後有棵白楊樹，枝葉繁茂，休息時人們在這裏乘涼閒談。

周圍以柳條障為牆——有些已經活了，長出嫩綠的枝葉。爬山虎纏於障子上，草地上開了些小花。

台的左後面是小角門，門外舊堤上有一小龍王廟（廟正壓在堤的胳膊肘灣上，台上只能看到朱紅的廟頂和旗杆）。堤下有往屯西頭去的小道。隔着柳條障子可望見山下村莊和村莊前面河堤上迎風招展的紅旗。院心有挑土籃子和鐵鍬等。

開幕時：在音樂的前奏曲中，天由灰黑色而魚肚皮色，不久紅光照耀，日出東山。

蓮姐：（下簾稱籬。自東崗採艾蒿、蒲草、野花等回來，攪筐自角門上）

（唱一曲）

五月裏，

午端陽，

賈蓮姐我手提筐；

採來百花根，
還有一些艾子香，
蒲草插在屋簷上。

(白) 爹爹！我採來蒲草、艾蒿了，還有這老些花根呢。爹爹！你快來看哪。(無人答應，以為在屋，爬窗向裏看也沒有，想了想) 筐也沒了，啊！準是一清早就到堤上去了。

(唱一曲)
東半天，
曠曠亮，
太陽剛剛跨山崗；
喊爹爹不應，
準是在堤上，
防水保田築堤忙。

(白) 一清早露水真大，把鞋都濕透了，我都得脫下來晒晒了。(進屋)

賈萬金：(下簷簷覷。扛着新剝皮的木頭，提一筐樹皮自房後上)

(唱二曲)
萬里無雲響晴天，
剝完樹皮扛木頭；
趁着乾爽好挑土，
修堤防汛保秋收。

(白) 又是亮瓦晴天的好天頭，真是有錢難買五月旱哪！大夥都忙着修堤呢，我得快走了。

蓮：（自屋出）爹！你取木頭去了，我還當你到堤上去了呢。（順手把脫下來的濕鞋晒到障子上）爹！你看這艾蒿有多好！

賈：對！今兒個是五月節了。這些天我光顧忙着修堤，什麼都忘了。蓮姐！今天晌午吃麵，再煮塊兒鹹肉。

蓮：爹！晌午回家來吃吧。

賈：啊，還有！你想着，蓮姐，一會兒給龍王廟送炷香去。

蓮：爹！燒那個有什麼用！？一個老封建老迷信的事。

賈：你個小小人，別大清早晨嘴就不乾不淨的什麼都說！我告訴你：

（唱二曲）

住在高山供老虎，

得罪『張三』養不住豬；

咱家靠着二龍灣，

全憑龍王多保護。

蓮：龍王若有靈，誰還修壩幹什麼！？

賈：修壩，那也是半由人力半由天哪；咱家正住在龍頭上，這，你不給龍王打點『進步』，五黃六月陰雨連綿的一發大水——咱這小院可就交兌了。

蓮：那你別說給他燒香啊，就是上供也是白搭。壩若修好了，就是洪水也不怕；堤要保不住哇，龍王

廟也得冲垮。

賈：越說你越盛臉，紅口白牙的淨謗道。蓮姐，你記住我這話：

（唱二曲）

天狗難能吃月亮，

大水不冲龍王廟；

發水本是老天意，

沙石泥土怎可靠。

（白）小胳膊擰不過大腿，人力勝不過天意。

蓮：水漲架不住壩高，人力勝過天意。

（唱二曲）

別信老天別信命，

不求龍王不求神；

兵來全靠用將擋，

水要冲來用土圍。

賈：凡事不可強信也不可不信。你靠那壩呀，別指着破鞋扎了脚！

蓮：爹！你若還信那龍王廟哇，秋天咱這院子可就得擺船了。河身滾了——早先在小樹那邊，這路都到牆脚了——今年又是洪水週期，縣裏來測量說，還要新拉壩線重修呢。

賈：這準又是李福田說的。你少跟他打連連，別聽他心出彩，起高調兒。你看，人家縣裏來人說句話，他就像得了聖旨似的，還不定有根沒根，他

就跑前圍後的給張羅。

蓮：橫是對，修堤是爲了保護咱們地呀……

賈：你跟福田一溜神氣——聽風就是雨，我沒工夫跟你磨牙！扔下遠的說近的，龍王這個香，你倒是燒不燒去吧？

蓮：我不迷信，我也不燒香。

賈：你……你……（急、氣，但又捨不得深責）

蓮：爹！（想婉言安慰他父親，但一時又找不到恰當話說）那壩……

賈：哎！大過節的我不跟你惹氣！……你不燒去，我去。（欲進屋取香）

蓮：（攔住去路）爹！我給你燒去還不行嘛。看！天不早了，快上堤吧。

賈：（看到孩子是撒嬌，氣消了，笑了）你這孩子，早聽說聽道的不就得了。（下句『何必惹我生這麼大氣呢！』沒說出口）去，取香去！

（蓮進屋，賈整理土筐，蓮又出來，拿着尚未織完的蓑衣）

賈：香還沒送呢，你怎麼又想起繫蓑衣來了？

蓮：咱沒香了。

賈：一會兒想着去借呀。

蓮：（有口無心地）啊！

賈：你有工夫把這幾棵木頭剝剝皮，等修完堤，剝完地，碰巧找幾個人好蓋個小倉房，省着傢什、磨在外頭風吹雨淋的。

蓮：天到這前兒了，快走吧。

賈：我心裏比你都急呀。（扛鐵鍬、筐下）

楊大山：（下簡稱楊。自堤下柳條簾子邊走過，站到小角門處，一
剎門裏一剎門外）蓮姐！你表哥來過沒有？

蓮：他在堤上。你找他？楊大山。

楊：啊！有緊事。（急性子人，一聽不在轉身就走。隱沒在幕
邊，喊）李福田！李福田！

李福田：（下簡稱李。在遠處答應）噯！我在這兒呢，快
來呀……

蓮：（站在角門處向後張望）

（唱三曲）

五月的太陽紅又紅，

二龍灣上忙工程；

長長堤壩紅旗展，

勞動英雄人人敬。

青青細草拿手中，

來結蓑衣忙不停；

把它送給心上人，

東西雖小情意重。

（白）這身蓑衣織進了我的情意，結上了我的心，（自言自語地）我要把它……（堤上傳來休息的
哨音）

蓮：噯呀！堤上休息我該送水去了。（抱樹皮進屋）

李小英：（下簡稱英。自堤上跑來）

(唱四曲)

李小英，

走的忙，

順着小路到門旁，

來找賈蓮姐，

站在院當央。

(掉白) 蓮姐！蓮姐！

蓮姐準是在上房。

(白) 噯！裝我哥哥聲音逗逗她。(藏在廳後，學男入聲音) 蓮姐！蓮姐！

蓮：(在屋內) 誰呀？

英：我是李福田哪！(捏着脖子，忍住笑，驚得紅頭脹臉的)

蓮：(在屋裏支起上扇窗，探頭張望) 誰？誰叫我？(見無應者) 啊！準是小英。小英！小英！(小英仍不應，靜聞) 噯！我知道你藏的地方了，看你出不出來！?

英：(以爲真被發覺，站起) 你知道我就出來唄。

蓮：(果不出所料) 啊！我算是你嘛。

英：對了！知道是我你才不動地方呢；若是我哥哥呀——哼！

蓮：你再打別人旗號撒謊，我就不領你玩了。

英：你快出來吧，我再不敢了。

蓮：(笑) 我添把火就來，小英。(由窗口隱沒)

英：(看屋裏紙花籃搖擺) 這大『葫蘆』真好看哪！怪不

得我哥哥說蓮姐手巧呢！

蓮：（壯）從那兒來呀小英？

英：從堤上來。

蓮：你有什麼事兒沒有？小英。

英：沒事就不興來了！

蓮：誰說不興來了，我是問你沒事咱倆好送開水去。

英：對了，堤上大夥渴的嗓子起火冒煙的，要去咱就快走吧。

蓮：水就要開了，稍等一會兒。小英！堤修的怎樣了？

英：大夥幹的熱火朝天的，兩邊都快扣頭了。縣裏來那個人拿着『照像鏡』，（即測量器）這照照，那望望，還有拉線繩的呢。

蓮：是測量修新堤吧？

英：八成是。說你們房後堤上這個胳膊肘彎，夏天一發水就得開口子。

蓮：是呀！我們房子就正在弓背上，頭年夏天一漲水，壩牆子嘩啦嘩啦地一陷一大塊，可吓人了。

小英，你沒聽說今年怎麼修？

英：我就一走一過，光聽七嘴八舌頭的亂噲噲（或亂嚷嚷）

蓮：這孩子，耳朵也不納事。等我取桶好給堤上送水去。（進屋）

英：我蓮姐真是好樣的，說到那兒做到那兒，保證民工喝開水，就天天不落（讀蘇）的送。怪不得大

夥說這回修堤蓮姐還有功呢。

蓮：（提水桶出）小英取碗去！

英：噯！（進屋，提碗筐又出）走吧。

蓮：等等，小英，你聽那邊！

（吵架聲由遠漸近。李母推着賈萬金，老關頭攔着楊大山，勸說着兩方）

李母：（下攔解母）他大舅啊！事有事在，你也犯不上着急呀。

老關頭：（下攔解關）光着急也當不了事辦，咱們再慢慢商議。要我看哪，楊大山說這個情理也對呀，本來……

賈：啊！把堤取直，把我房子修到河裏去，楊大山他這不是明情的欺負人嘛。

楊：（壓制自己的火氣）老賈大爺，我從小就是你老手底下的孩子，你知道我也不是那樣人品哪，堤取直省着開口子，對大家都有好處啊。

英：媽！誰欺負我大舅？咱不讓他。

母：快玩去吧，小孩子那兒都多嘴！

蓮：爹呀！堤取直對呀，咱搬到別處去，若不夏天一漲水，咱這房子也得滾到河裏去。

賈：不用你來教訓我，該幹什麼幹什麼去！

關：（對蓮）去吧，蓮姐快給堤上送水去吧。小英到堤上把你哥哥招呼回來。

英：噯！咱快走吧，蓮姐！（同蓮挑水下）

楊：與人方便自己方便，別光爲個人打算盤。

賈：（諷刺地）你說了算，你叫我怎麼辦就怎麼辦！

楊：我說了不算，你說了也不算，公益的事得大夥說了算。

關：少說一句吧，楊大山！事緩則圓，咱們是拿理說倒人，別三句話不來火就來了。老賈大兄弟，你也消消氣。把堤取直了，你的房子呢，我打保票，定規有你住的。

賈：老關大哥，你也不用多費唇舌了，堤取直了由你們，搬不搬家可在我。

楊：老關大爺，他這一『鋤頭』（即大錢）打不開殼的腦袋，你還說我脾氣不好，明擺着光明大道他不走，偏要咬住橫理不放口。

母：楊大山哪，大娘有句話可不知道當說不當說？

楊：你說吧，老李大娘。

母：咱們父一輩子一輩的，可是遠日無冤、近日無仇啊，遇到事情頭上，你給多說句好話，可就把他成全了。

楊：大娘，我說這都是好話呀；有理走遍天下，無理寸步難行，咱們正事正辦，講的是民主。

賈：告訴你楊大山，我的家你民不了主；不管堤取直不取直，反正把我房子修到河裏那個門，你就不用想！

關：老賈大兄弟，你也不用着急，咱們慢慢商議。我

從小就住在河邊，一輩子可受够水的害了，這回政府領導把堤取直，治住了水，可給咱們去個大禍害呀……

賈：就是皇上他二大爺說出天花亂墜來，也不行。事怕顛倒車怕翻，楊大山！攔你身上你幹嗎？

母：你也少說一句吧，他大舅。

楊：攔我身上二句話沒有，我要打駁回，就算我楊大山沒人性。咱不能因為一條魚腥一鍋湯，誰若自私自利，妨害了大家夥，大家就興說話。

關：老楊大姪，你這話趕話，還有個完沒有？你這舞馬長槍的沒個老少輩，不怕人家笑話呀。再說光這麼吵吵也當不了事兒辦哪。

楊：不是，老關大爺——

(唱二曲)

不是大山我性子躁，

堤不直來不保靠。

賈：堤若冲開我擔保，

何必用你瞎吵吵。

楊：你若不信這條道，

沒處去買後悔藥。

賈：你走你的陽關路，

我走我的獨木橋。

楊：(氣極轉身欲走)好！

關：(趕到角門處拉住楊)老楊大姪，事情頭上怕僵局，

一僵住他一硬到底就更不好辦了。堤是要取直，可也得叫人心服口服，你先走一步，找李福田他們核計核計。

楊：對！（下）

母：他大舅你也別生氣了，天大的事他一個人說了也不算哪。

關：對嘛，楊大山總是晚輩的，對與不對的，咱們這鬍子拉撒的還能跟他一般見識嗎。大事化小，那兒說那兒了，誰也不興走心哪。

母：人小心不小，一霎眨眼睛一個道。那說起話來可頂硬了。

關：老賈大兄弟，咱們這長輩人辦事，可得叫人家拿咱們爲重啊，若再趕不上青年人，可就白多吃鹹鹽了。

賈：啊！你看，他這不緊着扎刺，說我自私自利呢嗎，趕明兒個還得管制我專我的政呢。

母：把他說的還反了天了，咱們都是貧僱農誰怕誰，動壓力派政府也不答應他呀。

賈：我越尋思越彆氣，這不是騎脖頸上拉屎嗎，（越擰越不是滋味）我非找個地方說理不可！（要走）

關：先等等，大兄弟，（攔住）我再說句話，大哥可不能給你虧吃呀，按實說這個堤取直倒爲對呀；若不你到夏天……

母：老關你大叔，你看那邊來的是誰？

關：（以手遮太陽望）你這眼睛真上不去了，連你兒子都認不出了，那不是福田嗎。

母：可不，正是他。

關：（對賢）這回你不用找說理地方去了，你外甥李生產來了。

李：（上）媽！你老也在這兒呀。

母：孩子呀，你可來了，你沒看剛才楊大山跟你大舅……

李：我大舅……

賈：李福田你來的正好，你給我評評這個理兒。

李：啥事大舅？氣的粗脖子紅臉的。

關：因為剛才修河堤的事，楊大山跟你大舅拌兩句嘴。

李：楊大山就是那麼個心直口快的急性子。

母：火冒鑽天的說話可噎脖子了。

李：大舅你講講到底怎麼回事？

賈：反正啊！

（唱二曲）

馬若老實有人騎，

人若老實有人欺；

逼我啞巴說了話，

實在不叫人出氣。

（白）噯，還有甚麼好講的。

關：那不是嗎，那天縣裏來的技術員說，這房後堤上